

莫斯科大剧院舞剧《斯巴达克斯》——打破人们对芭蕾固有的认识

◆ 邵 宁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磅演出之一,见多识广的上海观众被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剧《斯巴达克斯》震撼到了。这是一出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也是俄罗斯芭蕾学派的鼎盛之作,打破了人们对芭蕾固有的认识。演员谢赫四五次,掌声,叫好声依然如潮水般经久不息。

上的一束光打在舞台中央,克拉苏如古罗马雕像般伫立在战场上,金色的战袍闪闪发亮。倏忽,台上的雕塑活了起来,古罗马战士、被压迫的奴隶、角斗士纷纷上场,一幅2000多年前亚平宁半岛

上的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斯巴达克斯》舞蹈语汇丰富,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以男性为主角的大小舞段有20多个,对舞者的体能与技艺都是极大挑战。扮演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的演员尤其让人惊叹,他们都有着古希腊雕塑般的体态,线条清晰,动作优美。一次次弧形起跳、C形起跳,他们高高跃起,宛如闪电划过舞台,旋转动作又如旋风一般干净利落。大剧院的舞台够大了,但扮演斯巴达克斯的男演员三次大跳,就从舞台的这一头跳到了那一头,其爆发力、弹跳力和稳定性令人震惊。社交媒体上,网友纷纷感叹:人类的身体居然能拥有如此大的能量,去完成那么高超的动作。



除了精湛的技巧,《斯巴达克斯》最大亮点是刻画人物性格,表达强烈情感,演员用行云流水般的舞姿和丰富的表情和眼神,把克拉苏的傲慢、斯巴达克斯的强韧、弗吉里亚的深情、艾

妮等一批顶级艺术家来京沪演出,是轰动全国的文艺盛事。当时,画家叶浅予、张乐平曾画下了《天鹅湖》《仙女们》的速写,梅兰芳也曾写下感言评论乌兰诺娃的表演,“变化开阖,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雕琢之痕”。1989年莫斯科大剧院曾来沪在市政府礼堂演出《斯巴达克斯》。之后,舞团于2001年来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天鹅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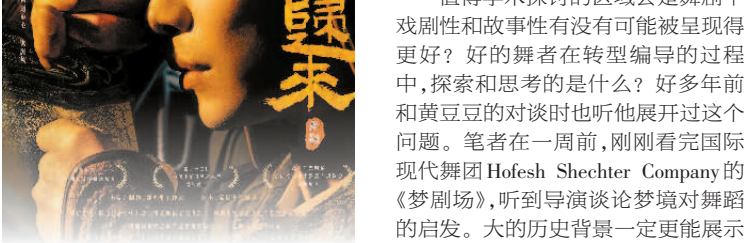
敦煌归来,胡沈员归来兮

◆ 黄丽珈

舞剧《敦煌归来》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项目,日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这部作品以晚唐时期的敦煌“信使团”为故事背景,实验性地试图通过舞蹈艺术展现敦煌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凸显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征,每一次立体沙块的移动,都寓意着信使团前进所经过的每一块承载厚重历史的土地。人物石婆和她的仆人,加上在客栈里的一番类似武术的舞蹈,都可以看出细节和心思。更多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胡沈员和深圳舞蹈团的深度合作,以自己在舞蹈上的影响,对不同风格的舞蹈作品的探索,联动更年轻的舞者,以独舞开场,群舞中糅合朝鲜刀舞、敦煌男子舞和西藏舞,以一己之力为之之后舞蹈舞台留下更多好舞者,不再是一人像,而是众人像。

胡沈员是在几年前一档电视节目《舞蹈风暴》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现代舞演员。他在总决赛中的舞蹈《遇见》以周深的《大鱼》作为背景音乐,那飞扬扬停停在半空的瞬间,永远定格在记忆中,就好像是带着翅膀的精灵。



舞蹈和舞剧是舞蹈艺术的两个不同领域,它们在形式、内容和表演方式上都有区别,综合来说,舞剧是通过舞蹈来讲述故事,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和戏剧性。

这一次,胡沈员作为出品人、制作人、总编导,带领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了《敦煌归来》这部舞剧,主创团队都是国内的一线。

这部舞剧以有很强西域背景

「姐夫」激情诠释交响盛宴



申城爱好者的老朋友“姐夫”——瓦莱里·捷杰耶夫亲率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再来申城,以纯正地道的“马林斯基之声”演绎三位俄罗斯泰斗级作曲家的经典力作。捷杰耶夫此次选择的三组曲目不仅是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拿手绝活,更蕴藏着俄罗斯交响乐独树一帜的标杆性音乐宝藏。

音乐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首乐章一开始以单簧管独奏引出深沉阴郁的主题,进入主部后发展为蓬勃有力的快板,展现了作曲家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活的坚定。第二乐章以圆号奏出的优美旋律为主题,弦乐在鲜明的力度对比间将情感抒发得充沛真挚。第三乐章呈示部中弦乐和木管先后演奏圆舞曲的旋律,音乐的气氛变得优雅温馨,在经历了两次命运的重击后,仿佛置身于温暖的梦境中。第四乐章将首乐章的主题以庄严的进行曲形式再现,在序奏中,命运主题以庄严和堂皇的姿态出现在面前,管乐与打击乐的加入有力地增强了恢宏壮丽的色彩。

每一次现场聆听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都会有一次全新的发现,当晚同样不例外。乐团整体状态上佳,我欣喜地看到木管、铜管声部有了年轻血液补充,第一小提琴声部亦有新老交替……捷杰耶夫早已将自己的独特烙印刻在了乐团历史之上。古稀之年的“姐夫”激情依旧,对艺术的热情持续不减当年,对古典音乐的炽热探索从未停下脚步,相信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这对古典乐坛的常青树还将用音乐书写传奇,用音乐继续点亮属于他们的那片天空。

瓯剧“上得了殿堂,下得去田埂” 古早的百态里有当下的哲理

◆ 方家骏



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来上海演出《张协状元》,勾栏瓦舍般的演剧氛围,里巷歌谣式的古朴情致,引发沪上观众浓厚兴趣。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主版演出之一,把擦亮地域历史文化名片,释放古典戏曲当代价值的这篇文章做得有声有色,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传统戏曲唱做并重、悲喜交融的样貌,充满机趣,洋溢着生命力。

扎,幡然悔悟。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蕴含着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最浅显也是最经典的伦理法则,从中也让我们看到,它对之后中国戏曲的繁衍、生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你在演古早的世情百态,我在悟现世的人生哲理,这样一种演评相生的戏剧场景,就成了中国传统戏曲永恒的魅力。

一位从事导演的艺术生看完全剧后,不禁感叹:世界戏剧舞台上一些被视为前卫、先锋的方法理念,原来我们戏曲舞台上早就有,且运用得如此丝滑顺滑。他觉得瓯剧《张协状元》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把一切“有意为之”做得自然而轻松。

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来上海演出《张协状元》,勾栏瓦舍般的演剧氛围,里巷歌谣式的古朴情致,引发沪上观众浓厚兴趣。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主版演出之一,把擦亮地域历史文化名片,释放古典戏曲当代价值的这篇文章做得有声有色,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传统戏曲唱做并重、悲喜交融的样貌,充满机趣,洋溢着生命力。

“返璞向新”不单是剧中的一句唱词,也是这部新编传统戏的艺术定位,戏里戏外在价值取向上的贯通,是主创的一个巧思——妙趣所在,观众心领神会。全剧以搭建一个乡间戏台开场,将卸妆后“行头”归入戏箱作为全剧收尾,用传统“饶头戏”方式把一个戏班子的台前幕后完全“曝光”于观众眼前,不光有趣,我以为,一个戏台从无到有,从锣鼓喧天到人去台空的过程,是把“假戏真做,戏假情真”的理念妥妥地植入了观众心里。

从方汝将身上既能看到传统戏曲规范、扎实的功底,更有不羁的、自由洒脱的地方戏表演特色。角色着高靴的碎步、磋步、圆场等一整套戏曲步法,以及抖袖、袖花、跳转卧鱼、跌扑僵尸等,都超越了常规“生行”的程式,这种基于剧种气质的创造,不仅传神,也十分精彩,大大丰富了瓯剧的艺术表现力。

要论影视演员的演技,那还得舞台上见 话剧《哗变》就是“试金石”

◆ 朱光

要说全国各地“人艺”的特质,外国戏排第一的要数“上海人艺”——1995年起与“上海青话”合并成了如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一特质确实绵延至今。不过,毫无疑问,《哗变》是北京人艺保留剧目中排名第一的外国戏剧。因而,它可以在《茶馆》这出民族话剧作为北京人艺此番上海驻演“开篇”后的第二部,登上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塑性强”的脸——就是装扮成什么样就能成什么样;而影视剧演员则需要一张“长得好看”的脸——因为影视特写一张脸就占满屏的时刻总是蛮多的。以至于冯远征在演影视剧的间隙,需要“回话剧舞台充电”。他有一次在上海,同时参演了三个剧组,住在三个宾馆,位置正好是个等边三角形,每分钟也就需要他走路十几分钟。他在这个等边三角形里“困”了一两个月后,终于在妻子探望他的那天“疯了”。梁丹妮偷偷给何冰打了个电话,让他去试探冯远征“到底正不正常”。何冰后来给她回了个电话:“没事没事,他就是宣泄一下。”冯远征的“疯”源于:“我尽想在摄像机前输出表情包了!”

台词,在《哗变》中是传递剧情、塑造人物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男演员主要通过台词的表达,再现法庭时空不可抵达的“案发”现场——刮台风的那一天。如果说声音以及掌控声音的过程中,探索和思考的是什么?好多年前和黄豆豆的对话时他也听他展开过这个问题。笔者在一周前,刚刚看完国际现代舞团 Hofesh Shechter Company 的《梦剧场》,听到导演谈论梦境对舞蹈的启发。大的历史背景一定更能展示家国情怀,个体的灵动和情感链接是不是可以在民族舞和现代舞的融合中演绎出有国际高度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

单从演员培养角度而言,《茶馆》是一台“梯队式”老艺术家带领后辈,注重人艺演剧传统传承的戏码;而《哗变》则是把年岁差不多的全体男演员“拉出来遛遛”的剧目——其演技高低,比《茶馆》明显多了,尤其是当全男班演员的双排扣军服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之际。坐在上音歌剧院的第四排,1.0的视力就看不太清楚演员面庞的轮廓了。

还要论当前这一版《哗变》中谁演得好,那还得是丁志诚。虽然他在影视圈的名气肯定不是最响的,但是他对于医生的表现,在全男班演员里脱颖而出。他那大部分时间好整以暇的“躺平”姿态与忽然间强调观点的高亢激昂,形成了极大的情绪起伏,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勾起了大家的期待心。虽然,他只不过作为证人出场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他塑造的角色形象比其他戏份相仿的演员,更为鲜明、生动……



唱响全国的瓯剧名家,直接关系到剧种的绵延发展,在这一点上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显然是有远见的,不仅未雨绸缪启动得早,也做得很扎实。据了解,剧团来沪前一周,在温州当地农村演出,5天连演10台大戏,戏码完全不同。老带新的阵容,让青年演员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今年11月,瓯剧《张协状元》还将赴法国参加“巴黎中

国戏曲节”——“上得了殿堂,下得去田埂”,让瓯剧这棵古老朴拙的大树焕发出新的生机。



沪语版《长恨歌》再度上演 献给上海的一阙清丽妙词

◆ 周云汇

《长恨歌》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2003年首次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为普通话版舞台剧,一直常演不衰。20年后,舞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以下简称沪语版《长恨歌》)以一种更为贴合上海气质的精彩演绎,融入2023—2024岁末年初的沪语舞台剧热潮,再一次征服了广大观众。沪语版《长恨歌》编剧赵耀民从27万字的原著中提炼出“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三段情感经历,用3个半小时说尽40年的情与爱,絮絮讲述依附于男人的美丽女子逐步走下坡路直到不归路的悲剧。

吴依软语的尖团音和五声调丰富了台词的顿挫节奏,深化了原著中的尘世氛围。与小说笔调的冷峻不羁,舞台上的人物具有温热的生活气息。娇憨嗲糯的上海话含蓄隽永,摆脱了“话剧腔”的演员发挥起来也更惬意;与老克勒的短哲瞬息,王琦瑶卑微到了尘埃里,为了排遣孤独,她决定把珍藏了一辈子的金条交给他,只求他继续陪伴自己,却也惨遭拒绝。海派文学与海派戏剧都具有市民社会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欣赏又有幻灭的复杂态度,有一种藏在日常生活计里的罗曼蒂克。小说开篇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进行了细致描写,用文字营造出宏阔叙事空间和想象空间,围绕王琦瑶和她周围的人物,把上海的摩登洋气、精致旖旎,把几十年的城市变迁、市井生活的城市记忆一一展现。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